



西方历史上的 “诗与哲学之争”

*“Quarre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
of Western History*

张奎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方历史上的 “诗与哲学之争”

“Quarre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 of
Western History



张奎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张奎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2-010751-3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哲学史—西方国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3883 号

责任编辑 陈建宾

装帧设计 吴 慧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5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插页 2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51-3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言 “诗与哲学论争”:一个历史的话题及现代焦点	1
第一章 “诗与哲学论争”的历史延展	6
第一节 哲学的霸权:来自哲学家对诗及诗人的责难	6
一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诗与哲学之争”	6
二 中世纪时期的“诗与哲学之争”	15
第二节 分庭抗礼:来自诗人对哲学家的反击	22
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与哲学之争”	22
二 启蒙运动时期的“诗与哲学之争”	27
第三节 现代反转:对“诗与哲学论争”的颠覆	40
一 当代西方的“诗与哲学之争”	40
二 “诗与哲学论争”历史进程的评述	48
第二章 论争之一:诗人与哲学家谁是真理的传达者	51
第一节 历史上三种占主导地位的认知方式	51
第二节 信仰作为一种理想的认知方式	53
第三节 哲学作为一种认知方式领先于诗	58
第四节 诗作为一种认知方式领先于哲学	67
第五节 诗性思维与哲理思维:两种认知方式的评价	80
第三章 论争之二:诗意的与哲学式的谁是理想的生存方式	83
第一节 人类设想的三种理想生存方式	83
第二节 理性地生活:哲学式生存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	92
第三节 诗意化生活:诗意地栖息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	106
第四节 诗意与理性:两种生存方式的评价	115
第四章 论争之三:诗意的与理性化的谁是世界的本源	118
第一节 历史上对本体观念的探讨	118
第二节 理性的世界:抽象的世界本体观	119

第三节	诗意的世界:感性化的世界本体观	129
第四节	诗意感性与理性抽象:两种本体观的评价	140
第五章	论争之四:诗人与哲学家谁是人生和世界拯救者	143
第一节	人类设想的拯救人生和世界的三种方式	143
第二节	宗教作为拯救人生和世界的最好方式	145
第三节	理性作为拯救人生和世界的最好方式	152
第四节	艺术(诗)作为拯救人生和世界的最好方式	161
第五节	几种拯救方式的评价	175
第六章	论争之五:诗与哲学谁是未来的强势话语	178
第一节	历史上几种不同的强势文化类型	178
一	自然哲学的文化类型时期	179
二	宗教文化类型时期	180
三	科学文化类型时期	182
四	审美文化类型时期	183
五	伦理文化类型时期	186
第二节	哲学作为一种强势话语领先于诗	188
第三节	诗作为一种强势话语领先于哲学	197
第四节	诗与哲学:两种文化类型的评价	213
第七章	“诗与哲学论争”话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语境	217
第一节	“诗与哲学论争”话题的历史起源	217
第二节	“诗与哲学论争”话题的当代语境	226
第三节	“诗与哲学论争”的内在根源	232
第八章	“诗与哲学论争”的当代回响	240
第一节	“艺术终结论”:诗学的现代难题	240
第二节	“哲学终结论”:哲学的当代困境	249
第三节	终结说:诗与哲学共同面对的挑战	258
第九章	诗与哲学:“论争”还是“融合”	267
第一节	古代西方对“诗与哲学之争”的矛盾态度	267
第二节	当代西方对“诗与哲学之争”的矛盾态度	278
第三节	诗化哲学:诗与哲学融合的尝试	287
结语	“诗与哲学之争”:一个具有学术意味,又包含实践内涵的话题	300
参考文献		307

绪言 “诗与哲学论争”：一个历史的话题及现代焦点

“诗与哲学之争”^①是西方的一个古老话题，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已经说过：“哲学与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他还列举了当时争吵的内容：“例如，什么‘对着主人狂吠的爱叫的狗’；什么‘痴人瞎扯中的大人物’；

① 这里所说的诗，其实是文学和艺术的总称。“诗”可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诗是一种和散文、小说、戏剧相区别的文体样式；而广义的“诗”也就是艺术，是所有艺术门类的总称。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诗“可以用一切艺术类型去表现一切可以纳入想象的内容。本来诗所特有的材料就是想象本身，而想象是一切艺术类型和艺术部门的共同基础”；“诗比任何其他艺术的创作方式都要更涉及艺术的普遍原则”。[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14页]海德格尔也指出，诗是澄明真理的一种方式，也是诗意创造的一种方式。这种广泛意义上的“诗意创造”指的就是艺术和它的众多样式。因而海德格尔才说：“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2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诗可看作是艺术精神的代表。

这里所说的哲学，也并不是一种狭义上的，而是内涵多样的。因为“在古代世界，‘哲学’并不是一门学科、一门学术科目或一门思想专业的名称。相反，这个词指的是由受人尊重的个人——智者所持的意见总和。这些意见有关于今日或许会被称作‘科学的’问题（例如物理的、化学的或天文的主题），以及关于我们应称作‘道德的’或‘政治的’问题。当时并不存在一门巴门尼德、柏拉图、伊壁鸠鲁、塞内卡等等曾为之做出‘贡献’的‘哲学’科目”（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页）。而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获得了明确的意义，根据这个意义，‘哲学’指的恰恰是德语‘Wissenschaft’[科学]。按照这个涵义，一般哲学指的是我们认识‘现存’事物的井井有条的思想工作，而个别‘哲学’指的是特殊科学，在这些特殊科学里我们要研究和认识的是现存事物的个别领域”（威廉·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页）。所以，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意义上的纯哲学，也有由个别学科上升而来的哲学，如宗教、道德、美学、艺术、政治、科学等等。因而文德尔班说：“鉴于‘哲学’一词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11页）这说明，并不能对哲学作狭隘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哲学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它可以是宗教、道德、美学、艺术、政治、科学等。在西方历史上，哲学就曾经以宗教的、科学的面貌出现过，而在中国，哲学更多的是以道德的面貌出现的。

什么‘统治饱学之士的群盲’；什么‘缜密地思考自己贫穷的人’，以及无数其它的说法都是这方面的证据。”^①柏拉图所说的“争吵”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希腊两派人之间发生的一次真实的冲突。当时，诗人和哲学家都自命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对智慧和真理的忠诚，一向是哲学的宗旨，但在柏拉图提到的这个时期，亦是诗学之宗旨。因为壮丽的希腊史诗提供的不单是审美享受，它所产生的魅力也不仅在于神妙的音乐性。它在古希腊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比之于基督教时代的《圣经》。而作为它的素材的神话，则开导和培育了民众的思想”^②。诗人也“自命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表达出对“智慧和真理的忠诚”。诗人的这种追求就导致了其与哲学家发生冲突，也由此拉开了西方历史上“诗与哲学论争”的序幕。

从此之后，诗与哲学之间的论争就成了一个在西方历史上永不停息的争论。正如吉尔伯特·库恩所说的：诗与哲学“两派争论将在以后各个世纪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持续下去！诗人不醉心于预言，不负起智者的使命，这样的时刻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八二一年雪莱曾写道：诗人兼负着预言家和立法者的职能；而尼采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诗人和哲学家之间的斗争，则距我们的时代更近些”^③。美国批评家 W. 比梅尔也说：“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贯穿了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全部欧洲史。当代哲学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关系，这从海德格尔和阿多尔诺的著作中就可以得到证明。”^④伽达默尔在《美的现实性》中也说过：“对于艺术的正当辩护（Rechtfertigung），不仅是一个现实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主题。……艺术也有要求真理的权利。”^⑤沃尔夫冈·韦尔施则指出：“自柏拉图批判诗人，明谷的伯尔纳谴责哥特式风格，以及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两相冲突以还，这对抗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渗入了西方人的血脉。”^⑥

①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7页。

② 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③ 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④ W. 比梅尔：《哲学与艺术》，张晋蜀译，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美学译文》（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页。

⑤ 引自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⑥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伯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克勒窝修道院院长，被尊为中世纪神秘主义之父。伯尔纳批评哥特式克吕尼教堂的“豪华的装饰，吸引朝拜者眼光和分散他们注意力的精细的雕刻和绘画”。认为这种轻浮的装饰会使修道士想入非非，而他们应该考虑更高尚的东西，修道士应该“为了耶稣而放弃所有的珍宝、美物……所有的美色和温柔之音、快乐的体验和幸福的感受”。见休·昂纳、约翰·弗莱明《世界美术史》，毛君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92页。

这说明,“诗与哲学之争”是一个自产生论争以来就贯穿整个西方历史的永恒的话题。而柏拉图对诗及诗人的谴责、亚里士多德的为诗辩护、奥古斯丁和波伊修斯对诗的摒弃、中世纪的“销毁偶像运动”、锡德尼和雪莱的“为诗辩护”、维柯的“诗性智慧”、黑格尔让哲学取代诗的“艺术消亡论”、尼采的“诗性哲学”、狄尔泰对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关系的思考、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疾病”理论、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罗蒂提倡的“教化哲学”、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等,背后都直接或间接地隐含着诗与哲学之间优劣的论争。

西方众多的经典历史文献,也都明确地涉及了“诗与哲学之争”问题。像柏拉图的一系列著作,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形而上学》《尼各马科伦理学》,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上帝之城》,波伊修斯的《哲学的安慰》,安瑟伦的《宣讲》《上帝为什么化身为人类》,《新约圣经》中的保罗书信,德尔图良的《论基督的肉体》,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薄伽丘的《异教诸神谱系》《但丁传》,托马斯·皮科克的《诗的四个时代》,菲利普·锡德尼的《为诗辩护》,雪莱的《诗之辩护》,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卢梭的《忏悔录》,鲍姆嘉通的《美学》,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实践理性批判》,谢林的《艺术哲学》《先验唯心论体系》,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诺瓦利斯的《断片》,黑格尔的《美学》《哲学史讲演录》,弗·施勒格尔的《〈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维柯的《新科学》等经典著作中都有诗与哲学关系或论争的论述。

进入当代西方,“诗与哲学之争”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像狄尔泰的《哲学的本质》《精神科学引论》,克罗齐的《美学的历史》,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尼采的《哲学与真理——尼采 1872—1876 年笔记选》中的第二部分《哲学家:艺术与知识之争思想录》《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善恶之彼岸: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尼采其人其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时间与自由意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逻辑哲学论》,海德格尔的一系列著作如《诗·语言·思》《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形而上学导论》《诗人何为》《林中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路标》,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特里·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卡西尔的《人论》《启蒙哲学》,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哲学的边缘》《文字与差异》《文学行动》中都引入了“诗与哲学之争”的论题;理查德·罗蒂的全部著作也都对二者之间的论争有所反映,尤其是《哲学和自然之镜·导论》《偶然、反讽与团结》更对“诗与哲学之争”作了具体论述;而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更表达了对“诗与哲学之争”的明确态度。

在一些哲学史和美学史著作中也不同程度地提到了“诗与哲学的论争”问题,其中吉尔伯特·库恩的《美学史》,鲍桑葵的《美学史》,塔塔科维兹的《古代美学》《中世纪美学》,E.策勒尔的《古希腊哲学史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让·贝西埃等主编的《诗学史》,马丁·亨克尔的《究竟什么是浪漫》,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拉曼·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卫姆塞特、布鲁克斯的《西洋文学批评史》,雷内·韦勒克的《批评的概念》都对“诗与哲学之争”这一问题给予了关注。

其他的如吉尔·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费耶阿本德的《告别理性》、巴雷特的《非理性的人》、恩斯特·贝勒尔的《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W.比梅尔的《哲学与艺术》、查尔斯·泰勒的《黑格尔》都反映了诗与哲学的关系以至论争问题。

在西方还出现了具体研究“诗与哲学论争”的著作,如马克·爱德蒙森的《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斯坦里·罗森的《诗与哲学之争》、阿瑟·丹托的《哲学对艺术权力的剥夺》等。更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世界美学大会在蒙特利尔召开,会议的主题就是“艺术与哲学的转变”,这一会议主题也反映着“诗与哲学的论争”问题。

其实,“诗与哲学之争”并不只是限于两个学科之间,透过诗与哲学两个学科之间的论争,可以感受到西方在不同时期对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审美与科学、诗意和逻辑的不同态度,也可以感受到人类在不同时代对诗意思维和理性认知、诗性化生存和理性化生存、诗性话语和逻辑话语的不同态度。因此,从这一点来看,“诗与哲学之争”表面上看是两个学科的论争,实际上却涉及人类两种认知方式——诗性思维和哲学思维,两种生存方式——诗意生存和逻辑生存,两种拯救方式——诗意拯救和科学拯救,两种本体观念——诗性的与理性的,两种话语权力——诗与哲学——之间的历史论争;并且这一争论也延伸到了诗人和哲学家之间优劣的论争(这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开始),科学思维与审美思维之间优劣的论争,感性和理性之间优劣的论争。

“诗与哲学之争”并不只是一个陈旧的历史话题,它更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焦点。这是因为,“诗与哲学之争”起源于诗人“自命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表现出对“智慧和真理的忠诚”;“诗人也像哲学家那样,试图对整个生活作真实的解释”。这也就是说,“诗与哲学之争”根源于诗人对真理的追求。而追求真理则是诗和诗人一直不懈的努力目标,这样看来,只要诗和诗人还追求真理,诗与哲学之间的论争就将永远进行下去。吉尔伯特·库恩

说：“只要诗人也像哲学家那样，试图对整个生活作真实的解释，那末引起原来争论的活动力将始终存在。”而从历史上来看，“诗人不醉心于预言，不负起智者的使命，这样的时刻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①按照吉尔伯特·库恩的这一说法，“诗与哲学之争”将会永远存在下去。

从西方当代的文化实践看，“诗与哲学之争”正在火热地展开，诗与哲学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着反转，诗正在向哲学的领域进发，向哲学发起挑战，“诗意的”“诗性的”“感性的”“身体的”正在取代理性的、逻辑的成为更具有现代意味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诗意生存”“感性生活”而不是理性生活正成为当代人的时尚追求。正如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一书中所说的，当代社会的审美化正在四个层面上展开：“首先，锦上添花的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其次，更深一层的技术和传媒对我们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其三，同样深入的我们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面的审美化；最后，彼此相关联的认识论的审美化。”^②因此，“诗与哲学之争”不但是一个源自古希腊历史的话题，也将是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现代课题。

① 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②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第一章 “诗与哲学论争”的历史延展

在西方的历史中,“诗与哲学的论争”从公元前6—前5世纪以来就贯穿始终,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论争的内容和焦点也不同,其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

第一节 哲学的霸权:来自哲学家对诗及诗人的责难

一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诗与哲学之争”

哲学与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

——柏拉图

在西方历史上,公元前6—前5世纪之前,诗与哲学之间并不存在论争。在诗与哲学发生论争之前,存在着一个诗领先于哲学的阶段。当时,人们尊敬诗人,诗人也成为人类生活的导师,诗和戏剧占据着人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正如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所指出的:在西方,最早的诗人被敬为神的儿子,荷马是人类的导师,史诗和悲剧是生活的教科书。颂诗和戏剧属于全民性的活动。^①“甚至连描写性爱的抒情诗也具有公共宴乐歌曲的性质而不供个人阅读。阿那克利翁的歌在宫廷上演唱,而萨福的歌用于宴会之中。”^②吉尔伯特和库恩也说:“对当时普通的希腊人来说,荷马史诗不仅是叙述生动而有节奏的动人故事,超然于假想世界的事实之上,而且它是神学、战争艺术和管理国家技能的指南。对于无批判力的柏拉图的同时代

① 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4页。

② 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人来说,有关神和未来生活的真理仅仅存在于荷马、赫西俄德和一些剧作家的著作中,决无他处。不存在特别好的《圣经》,也不存在编纂教条的学问高深的神学家们的指令,可给柏拉图的同代人以宗教性的指导。人们就从伟大的诗篇中学习神的行为及神的欢乐。”^①当时的人们是从诗中来学习知识和寻求欢乐的,诗起着指导人的生活、供人摹仿,又让人欢笑的作用。

和诗人的显赫地位相比,哲学家则相对沉寂,根本无法和诗人相比。这说明,西方在公元前6—前5世纪之前,诗人和哲学家、诗与哲学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可以相互抗衡的对立力量。色诺芬就明确地说:相对于诗人们在宴会和剧场的歌声来说,哲人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了,因而这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诗人们并没有理会哲人们的非议,继续享受着人们的尊崇,过着远较一般人优裕闲适的生活,这难免让人嫉妒,于是一些哲学家便摇身一变成为智者,尽逞口舌之能。^②尽管色诺芬在这里流露出了对诗及诗人的不满,也透露出了诗与哲学之间将要论争的信号,但正像他所说的:诗人们并没有理会哲人们的非议,继续享受着人们的尊崇,过着远较一般人优裕闲适的生活。因而,在古希腊早期,诗人仍继续得到人们的尊重,也成为熟知人类生活各方面的优秀代表。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作为诗人典范代表的“荷马传授的知识比神学要多。他被认为是通晓战争艺术的行家,熟知人类感情和社会交际关系的能手”^③。这种对诗人的尊重也在延续着,即使对诗人充满敌意的柏拉图也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诗人“可以说是我们的父亲,是智慧的向导”^④。可以看出,在古希腊的早期,哲学家和诗人之间并没有形成论争,甚至可以这样说,哲学还没有能力和诗人抗争,这是一个诗和诗人独占着智慧和荣光的时期。

古希腊的早期,哲学不但不能和诗论争,反而在诗人的光环下面,哲学家还要向诗人学习。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哲学家即使是谈论哲学问题,也要借用诗的形式,表现出和诗人的一致性。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就说:“以致希腊哲学家在很长的时期内不敢不在诗人的面貌下出现。所以泰勒斯、恩培多克勒、巴门尼德都用诗句来歌唱他们的自然哲学,毕达哥拉斯和福基利德斯(Phocylides)也这样处理他们的伦理箴言;提尔泰奥斯

① 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②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20页。

③ 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④ 柏拉图:《莱西斯篇》。引自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Tyrtaeus)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梭伦(Solon)在政策方面亦然……”^①如巴门尼德的“论存在”和恩培多克勒的谈“四根”就都是以格律韵文的形式来表述的:

存在的东西无生无灭,
它完整,不动,无始无终。
它既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将来,
而是整个在现在作为“单一”和连续性;

.....

信念的力量将不允许,
从非存在中有任何东西生出;
因为正义并不把它的锁链放松,
任凭生成或消灭,
而是把它牢牢抓住,
要么存在,要么不在,
问题的全部结论就在此处。^②

巴门尼德在这里将“存在”(Being)与“非在”(Non-being)及其相互关系等哲学问题用诗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首先请听真,万物有四根:
宙斯照万物,赫拉育生命;
还有爱多纽和奈斯蒂他们,
用自己的珍珠泪,浇灌万灵生命泉。^③

恩培多克勒这里所罗列的宙斯、赫拉、爱多纽和奈斯蒂四位神灵,分别代表火、土、气、水四种元素,也就是万物生成的“四根”或四个根源。恩培多克勒也同样是把哲学问题用诗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正如维柯所说的:“在希腊人之中(我们关于异教古代文物的知识都是由希腊人传给我们的),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④

其实,不但哲学家要借用诗的形式,“就是口中只道事实、额上写着真实性的史官们也乐于向诗人赊借形式,甚至力量。所以希罗多德用九个文

① 菲利普·锡德尼、爱德华·扬格:《为诗辩护·试论独创性作品》,钱学熙、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② 引自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③ 引自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④ 扬姆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艺之神的名字来称其历史。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从诗词盗窃了或者借用了热情描写来描写强烈的情感和谁也不能证实的战场细节……”^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诗人占据着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所不具有的显赫地位。“因此,最初确是哲学家和历史家都不能够进入群众审定之门,如果不先行取得诗的伟大护照。”^②

同时,古希腊早期不仅哲学家借用诗的形式来解答哲学问题,诗人也不满足于只是表达感性的内容,也开始用诗的方式来解答哲学问题,赫西俄德在《神谱》一诗里就写道:

太初之始,混沌生成,
随后是胸脯宽广的地母,
在她牢固的怀抱里,
万物永远繁衍滋生。
从混沌和幽暗中生出了黑色的夜,
夜和幽暗因爱交合与孕育,
分娩下以太和白昼。
为了严密覆盖,地母生下乌兰诺斯,
与她自身相等,繁星簇簇的天空,
这是永不衰败的圣地,
常驻着洪福齐天的神灵。^③

这段诗是以神话的语言和形象的描绘提出的宇宙生成论,后来这也演变为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早期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在讲述着同样的一个问题:诗人用诗来解答着世界的起源和本质问题,哲学家也用诗的形式和格律来解释世界的起源和本质问题,诗与哲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统一。正如文德尔班所说:“希腊哲学起源的直接背景是宇宙起源诗。宇宙起源诗以神话的外衣叙述客观世界史前的故事,从而利用流行的有关万物恒变的观念叙述宇宙创始的形成。”^④

当然,尽管诗人和哲学家都采取了诗的写作形式,但诗人与哲学家还是

① 菲利普·锡德尼、爱德华·扬格:《为诗辩护·试论独创性作品》,钱学熙、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② 菲利普·锡德尼、爱德华·扬格:《为诗辩护·试论独创性作品》,钱学熙、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③ 引自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④ 威廉·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2页。

有区别的。亚里士多德在划分“诗”与“非诗”的界限时说：“称他们为‘诗人’，不是因为他们会摹仿，而一概是因为他们采用某种格律；即便是医学或自然哲学的论著，如果用‘韵文’写成，习惯也称这种论著的作者为‘诗人’，但是荷马与恩拍多克利（即恩培多克勒——引者注）除所用格律之外，并无共同之处，称前者为‘诗人’是合适的，至于后者，与其称为‘诗人’，毋宁称为‘自然哲学家’。”^①

可以看出，在公元前6—前5世纪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和诗人发生冲突，至少还没有史料证明泰勒斯或毕达哥拉斯指责过诗人。相反，德谟克利特倒对诗人有过赞美之词，他说：“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写成的一切诗句是最美丽的。”^②就连对诗人充满敌意的柏拉图也曾经说过，荷马真“是一位最伟大、最神圣的诗人”^③。

但是，诗与哲学、诗人与哲学家之间这种蜜月期并不能长久地维持下来。当诗人也“自命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时，就必然引起哲学家的反抗。于是，“希腊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宇宙学者和智者，为了维护他们的主张，则起而反对这种（指神话和诗歌的——引者注）结合”^④。

在希腊哲学家中，最早对诗和诗人提出批评的是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赫拉克利特嘲笑诗人没有智慧，他说：“大多数人认赫西俄德为导师。他们认为，他最富于智慧，但他甚至连昼与夜都不晓得。其实昼夜本是一个整体。”“‘但愿神与人之间的纠纷能够消失！’诗人这句话说错了。因为，没有高低之分便没有和谐，没有雌雄之分便没有动物。”色诺芬则指责诗人亵渎了神灵：“荷马与赫西俄德把人类身上该受谴责的东西，全部赋予神灵，这其中包括盗窃、通奸和相互欺骗等等恶行。”^⑤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对诗及诗人的指责，标志着诗与哲学、诗人与哲学家之间论争序幕的开启。但这时哲学家对诗人的批评和指责还是较为客气和含蓄的，而到了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家们则公开对诗人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和攻击。这其中以柏拉图对诗人攻击最为猛烈。

当然，诗人也不甘心处于被哲学家指责的被动状态，就在哲学家对诗人

① 亚里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② 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③ 《伊安篇》，《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④ 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⑤ 引自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85页。

进行公开指责的同时,诗人也开始对哲学家进行了反击。大约在公元前423年,诗人阿里斯托芬就写了喜剧作品《云》。在《云》中,阿里斯托芬把哲学家苏格拉底写了进去,并对其进行了尖刻的嘲弄。从此,诗人和哲学家之间开始了相互指责。

在西方“诗与哲学的论争”中,柏拉图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也是立场最为鲜明的一位。在诗与哲学两者间,柏拉图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哲学一边,并且用今天看起来最为恶毒的语言对诗和诗人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贬低:“柏拉图宣告,荷马及希腊大剧作家们要永远被赶出城邦,流放到外地。或许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哲学家如此完全彻底,如此激烈地摒斥艺术的价值,否定它所宣称的对最深刻、最难以获得的真理的揭示。”^①柏拉图从早期的《申辩篇》《伊安篇》到随后的全部著作,直到他晚年的《法律篇》,都对诗和诗人充满了敌意。

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贬低是建立在诗是摹仿这一观点上的。在柏拉图看来,诗是一种摹仿,而“摹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②。诗这一由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所能够带给人的就只能是一种欺骗,不可能是真理性的东西:“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③诗是如此,而诗人也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有智慧:诗人们创作的东西,他们自己都无法完全理解。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为了查明诗人有多少智慧,以及诗人对自己的言语理解得怎样,他曾“拿起那些我觉得是他们最为精心推敲过的诗歌,我为了能同时向他们学到些东西,特请教他们的本意究竟何在。我不好意思把真情讲给你们听,但还是必须要把真情讲清的。因为可以这样说,在场的诸位对诗歌的解释,几乎没有一位不比它的创作者讲得还好”。为此,柏拉图得出结论:“我清楚地认识到,诗人的创作不是通过智慧而是通过天性,是由于他们得到了灵感,这就像宣示神喻的预言家一样,他们讲了许多美妙的东西,可惜,对于这些东西,他们自己一点也不懂。”^④正因为诗和诗人有如此的缺陷,在柏拉图关于诗和哲学论争的论述中,诗不可避免地败下阵来。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受到人们的尊重,他

①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②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1页。

③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6页。

④ 引自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